往事如昨



1973，那个穿旧军装的男生

张凤英

我和爱人的故事，要从1973年的那个秋天说起。

那一日，厦门大学校园里一片喜气洋洋，我们1973级的新同学入校了。我挤在人海里，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高个子男生。那身旧军装，我太熟悉了，因为我也穿着一身。后来我知道，他叫张行健，和我一样，来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亲近。同样的经历，同样晒黑的脸庞，同样舍不得扔掉的旧军装，让我们一下子有了很多共同语言。只要能在一起聊天、学习，我就觉得快乐。说句实在话，那时候我哪里能想到，多年以后，他会成为我孩子的父亲，成为我相守一生的伴侣。

我们都是经济系计划统计专业的学生，教授课程的有统计学界很有名的黄良文老师和钱伯海老师。老师们教我们经济学理论，也教我们统计学的专业知识，还常组织学生走上讲台交流学习体会，有时候专业实习完了，就让大家做实习报告。我就是在一次实习交流会上，听到了张行健同学讲述他下厂实习的经验。他讲得不花哨，但每一点体会都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我还注意到，他经常是最早到阅览室的人，每次我去都看见他在那里查资料，每次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。我关注他很久了，简直对他的一切都着迷。于是，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约他到厦门大学海边的沙滩谈心，交流学习经验。

那一次，我们谈了很多。谈到当时一些大工厂，既要搞生产，又要办学校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食堂。这样一来，全员劳动生产率就会受到影响。想要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，就应当把一些社会职能剥离出去，交给社会其他单位来办，让工厂一心一意搞生产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两个的看法出奇一致。后来我们又谈理想、谈未来，原来我们还都有一个当教师的梦想。

那时候，我们是原化工部委托厦大培养的学生，毕业以后并没有从事教师工作，而是到了原化工部第二胶片厂工作。他干过销售和财务，我干过人事和统计。我们都在厂部办公大楼里工作，经常有业务往来，关系越来越亲密，逐渐由同学变成了一对恋人。那时候，工厂为了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，开办了夜校，我们两个都被聘为夜校教师。白天干本职工作，晚上去夜校讲课。因为我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，教学效果非常好，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。我们一起交流教学的经验和体会，力图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，感情也在朝夕相伴中不断加深。1979年春节，我们两个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1984年，烟台被列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，之后开始大批量引进各类人才。我们也乘着这股东风，来到芝罘区宁海路96号的二轻校，成为这个学校的专业课教师，终于实现了青年时代的梦想。

在中专学校教书，不仅要有专业教学技能，还要在科研方面有所深耕，写出优质论文，发表在国家级的刊物上，得到社会和同行业的认可，才能经由学校和主管部门评审，获评副教授、教授职称。为此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和工作，既是同事又是夫妻。我们开始了比翼双飞的模式，不仅要经营好自己家的柴米油盐，还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，更要在事业上互相成就。

我在教学中发现，教材上有些理论与计算上的错误，和我们在统计实践中的经验不符合。于是，我反复计算和研究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。然而，我根据此研究写出的论文，却被学术刊物退回来了。爱人看出了我的难处，帮助我校对计算数据，修改论文表达。于是我们一起完成了论文，最终发表在国家统计局主办的《统计研究》上，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。

后来，我们又一同钻研教学难题。我们认为经济类教师应该加强专业工作的训练，于是我们又撰写有关职业教育的论文，发表在国家级职业教育期刊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》上。从此，我们这种互相学习、共同进步的状态一直延续下来，先后在《会计之友》《财会通讯》《统计教学参考》《山西统计》《山东财会》等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，先后获评高级讲师和副教授等专业技术职称。

那些年，我们家的灯总是亮到很晚。我趴在桌子上演算数字，他就在旁边翻阅资料。有时候我急了，说这个数怎么老对不上，他就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一推，说："别急，咱再算一遍。"他的声音不高，可我一听，心就安定下来。我们也有争执的时候，为一个观点，为一个句子，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可争完了，他总会给我倒上一杯温水，说："你再看看，也许你是对的。"现在想起来，那些争争吵吵，都是我们日子里最实在的温暖。

由于女同志退休较早，我先一步退休。退休后，我重拾文学爱好，开始了小说创作。我创作的第一篇中篇小说《草原苍茫》，一开始投稿给《胶东文学》，被退了回来，需要修改。我一遇到修改就犯愁，爱人是我的老师和诤友，总能发现我文章的不足。于是，他和我一起逐字逐句修改了25000字的稿子，最终通过了编辑审核，先后发表在《胶东文学》和《奔流》刊物上，还获得了烟台市第十五届文创奖。

自那以后，我每次写完稿子，都让老伴儿帮我挑毛病，做修改。我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有老伴儿的心血和劳动。他默默地在我身后支持我，引导我，成为我最坚实的后盾。他改稿子的时候，总爱拿一支红笔，在纸上画来画去。有时候他说："这里不顺，读者会绊一下。"有时候他说："这个人说话不像他，得再琢磨。"我嘴上不服，心里却服气，因为他说的，往往都在理。

如今，那个穿着旧军装、说话不急不慢的高个子老师不在了。我的爱人不在了。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，是我的同窗好友，是我的甜蜜恋人，是我生命里最亲的人。

秋风又紧，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来。我坐在书桌前，写完这篇稿件，又拿起红笔，学着他往日的样子，一字一句地改。改着改着，好像他又坐在我的身旁，轻声说："别急，再琢磨琢磨。"

胶东风物

海兔儿与笔管儿蛸

王东超

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笔管儿蛸（黄县话发音一般读成"笔棍儿蛸"或"笔古蛸"）的文章，认为海兔儿、"梧桐花儿"都是笔管儿蛸的别名，其学名为日本枪乌贼。秋天去港栾码头买海鲜，摊主有叫海兔儿的，有叫"梧桐花儿"的，名虽不一，但都知道指的是什么。

不过，春天有一种个头比较大的，有一拃长，带子，多用来涮火锅，饭店都叫笔管儿蛸或管儿蛸，一般不叫成海兔儿或"梧桐花儿"。我一直以为那是长大的海兔儿。后来有一位长岛朋友跟我说，老辈儿渔民认为海兔儿和笔管儿蛸不是一种东西，但他又说不出所以然。

前段时间查了不少有关头足纲软体动物的资料，才发现自己之前确实闹了乌龙。

海兔儿学名是火枪乌贼，为头足纲、枪乌贼科，小枪乌贼属小型枪乌贼。体圆锥形，后部削直，末端钝。有环口腕10只，其中2只特化为细长的触腕，像兔子的两只长耳朵，故名海兔儿（真正的海兔指的是腹足纲海兔科的软体动物，把火枪乌贼叫海兔儿是胶东的地方俗称）。胴长一般不超9厘米，最大体重也就半两多一点，所以黄县人会在海兔儿前面加一个"小"字，称之为"小海兔儿"。其体表长有大小相间的近圆形色素斑，眼背部生有浓密紫色斑点，有点像紫花泡桐的花，形状、颜色都像，兼之其上市时正逢桐花开，故黄县人又称之为"梧桐花儿"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《招远县续志·物产补遗》"桐花鱼"条："类鲳鲷，状如桐花，又桐花开时时出，故名。"

海兔儿为沿岸性种类，产卵场多在内湾，主要捕食毛虾、磷虾、糠虾等小型虾类。海兔儿是渤海湾产量最大的头足类，年产几百吨，春季、秋季均有不少渔获，以鲜销为主，体小肉薄，售价便宜。

刚打上来的海兔儿浑身铮亮，紫斑鲜艳，用韭菜一炒，特别鲜亮。海兔儿也可做蛸酱，洗净控干，少放盐勤抄捞，连续四五天后放置阴凉处，发酵二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。

笔管儿蛸为头足纲、枪形目、枪乌贼科，小枪乌贼属中小型枪乌贼，学名日本枪乌贼。胴部圆锥形，后部削直、粗壮，形如笔管，故而得名。胴长最长可达15厘米，最大体重接近100克。体表长有大小相间的近圆形色素斑，眼背部长有浓密紫色斑点。笔管儿蛸为近海种类，白天栖息水层深，夜间栖息水层浅；趋光性强，在海上夜间可以灯光诱集。它以毛虾、磷虾、细螯虾、糠虾等小型虾类和幼鱼为食。笔管儿蛸主要分布于黄海，体形虽然不大，但群体大而密集，且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是黄海重要的捕捞对象。同时笔管儿蛸又是带鱼、鳕鱼等经济鱼类的重要食饵。笔管儿蛸春季产卵，沿岸五六月出现较多，带子的雌性体长多在9厘米以上（带子的海兔儿体长多在5厘米以上）。

笔管儿蛸可以鲜食或干制。尤其是春季繁殖季节，大管儿蛸整个胴部结结实实塞满了白色的子儿，真可谓子满膏肥，鲜香软糯，用来涮火锅是最好的。干制是把水烧开了放上盐，把笔管儿蛸滚三个开，捞出晒干。我桑岛一位女同学说，她上小学的时候，把蛸干当零嘴儿吃，一个冬天下来，吃了一麻袋大管儿蛸干。

海兔儿与笔管儿蛸外形、体色相似，很难区分。再加上它们经常混在一起被捕获，所以名字也常混叫。笔管儿蛸个体比海兔儿大，如果都是成体，从个头上可以分辨出来。但要是个头差不多大，就难分辨了。从生物学上讲，海兔儿和笔管儿蛸都属于十腕总目，有10条腕，其中2条长的为触腕，具有攫取食物的功能。枪乌贼的吸盘内长有角质齿，这是与八带蛸的不同之处。笔管儿蛸大吸盘角质环长有宽板齿20个左右，而海兔儿的大吸盘角质环长有锥形齿。所以若买到海兔儿，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一下它们的大吸盘，以验明正身。

海兔儿越冬场在黄海中北部，笔管儿蛸越冬场在黄海中南部。一般4月份海兔儿就已遍布渤海；4月下旬笔管蛸到达山东半岛南岸的各产卵场，一部分群体同时进入渤海。繁殖结束后，雌雄亲体相继死去。新生世代孵化后在近海索饵和生长，秋季随着近岸水温的降低，逐渐向深水移动，11月下旬开始游离渤海和沿岸，向越冬场进发。中国海域大概有12种枪乌贼，当中以中国枪乌贼、剑尖枪乌贼、杜氏枪乌贼、日本枪乌贼以及火枪乌贼5种最具经济价值。海兔儿和笔管儿蛸是其中个体较小、分布较北、离岸较近的两类，也是黄渤海海域最常见的枪乌贼。